

见证中国科幻之崛起

——刘慈欣的创作历程

吴言

双塔

山西出版集团

讀書萬卷始通神

以蘇軾語贈太原日報
双塔副刊癸卯陸春祥

读书万卷始通神。以苏轼语赠太原日报双塔副刊。
癸卯 陆春祥

陆春祥，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、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、浙江传媒学院客座教授。已出版散文随笔集《病了》《字字锦》《袖中锦》《九万里风》《天地放箭——陆游传》《云中锦》《水边的修辞》《论语的种子》等30余部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、报人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等奖项。

赋予积极奋发的时代特征

《返乡记》的人物塑造

周其伦

蔡晓安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返乡记》(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),为当下乡村振兴题材长篇小说阵容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《返乡记》是一部正面刻画乡村青年在时代大潮中,通过不断进取拼搏,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现实主义力作。作者很用心,也很深情地塑造了高福星这个普通农村青年角色,以百姓视角去体察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变迁,将乡村振兴的宏大表达,精巧地放置在人性挣扎和命运涅槃中呈现,让人物活色生香的情感转圈,严丝合缝地对应到现时农村的方方面面,饱满而深刻地描绘出人们对家乡的深沉眷恋。

作者坚定地把故事的艺术呈现落笔在高福星这个特定的人物身上,将他的一举一动赋予了积极奋发的时代特征。他的出走和回归是许多乡村青年真实生活的写照,也是他们人生旅程中某种共性使然。高福星的一举一动,无不浸透着对家乡的眷恋,与那些一旦走进花花绿绿的大城市就乐不思蜀,再也不愿回归农村的年轻人也不一样,他和他的妻子都留恋乡土,珍视乡情,这就为他们能够成为新时代乡村青年标杆奠定了根基。

作品很动情地记录了高福星外出打工的艰辛,也讲述着他回到家乡后意欲从头再来的执念。作者对高福星夫妇回到家乡后的一举一动,都进行了翔实的铺陈,有很多细腻、深刻的刻画,在主人公养猪、养蜂、养牛等多个具体劳作场域里的活动,让鲜活细节支撑起人物内心的情感波澜。描摹惟妙惟肖、细致入微,不但让我们感受到人物心理活动的纤细,同时也品味到具象化的过程,和其中的不易。因为出去见过世面,高福星对普通村民自给自足式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,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改观上,还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升华中。高福星在事业上有了起色后,主动想从根本上改变村里落后的面貌,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。作者在文学艺术的表达上苦心经营,烘托出了高福星精神世界的广阔与丰赡,也体现作者对当下乡村生活向度的拓展和对驳杂世相的拿捏。

《返乡记》用了很多篇幅描写乡村人群在观念上迁延后的生存状态,声情并茂,情景交融。最为出彩也最具特色的是主人公与结怨多年的妻儿李如意、邻居癞头等人微妙关系的刻画,有情、有义,又游刃有余。李如意可谓又穷又硬,积怨甚多,还独自带着一个没娘的孩子;癞头则好吃懒做,还与失智弟弟相依为命。作者对他们的生存困境没有隔岸观火,也没有为了图解某种概念而人为地拔高主人公的操守,而是极为细心地从一些很细小事件的推进中,让人物之间的情感不断转化,所有的转变都水到渠成。作品里没有因突发事态而使人豁然醒悟的桥段,而是从生活的波澜中,写出人心的一波三折,恰到好处,不禁让人读后多了一些入情入理的快感。

小说中,高福星“站立”的过程,比很多作品“农村能人”的形象,更具丰厚的人文特征。作者还通过对他品行的考校,烘托出当下农村青年内心磅礴的大情怀。作品浓墨重彩地展示乡村振兴的时代气魄,也缩影般地再现了广袤山乡脱贫致富奔小康这一宏大变革。主人公所经历的坎坷,追求美好生活的爱恨碰撞,最终都在他的人生坐标中找到准确的定位。

当然,《返乡记》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叙述语言的修炼上,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,有的地方还显得有些匆忙、干涩。假如作品里再多一些对乡野大环境的景色描写,多一些村民们生活日常的点滴记述,多一些对“高福星”们对未来的畅想,或许整部小说给人的感觉会更加迷人。

在8月中旬举办的首届阳泉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中,《刘慈欣创作年谱》首发。在这本书中,刘慈欣的创作起点定格在1999年。那一年,他发表了第一篇作品《鲸歌》。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十年时间里,刘慈欣已经写了不少科幻作品,为成为科幻作家进行了必要的储备。从2000年开始,刘慈欣进入自己的黄金十年创作期,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全部发表于这十年。这些作品首先以中短篇的形式集结发表。刘慈欣开始在成都《科幻世界》这一平台上匀速地投放自己的中短篇作品,每年2至5篇不等,也开启了他连续8年获得“中国科幻银河奖”的历程。2001年,银河奖变更了评奖规则,一位作家可以有多篇作品获奖,于是刘慈欣连续4年有两篇以上作品获奖,其中两年更是有3篇获奖,在银河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创作的探索

黄金十年创作期,刘慈欣在科幻小说的题材方面作了全方位的尝试。他的小说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任意驰骋,还可以在寰宇之中肆意翱翔;既有纯粹的科幻幻想,也有对现实社会的关注;既有对文明的形而上思考,也有科技应用的具体场景;既能关注中国的乡村,也能聚焦局部战争热点;既有基因技术的极端应用,也有体育竞技代替战争的善良愿望;写作范围上可达联合国,下可至贫民窟……总之,在他的30多篇中短篇小说中,题材颇为丰富。

在小说技法上,刘慈欣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。其中有《流浪地球》的“宏细节”断代叙事,有《中国太阳》的线性叙事,也有《全频段阻塞干扰》这样的多角度分镜头切换,还有《乡村教师》中的双线衔接并进叙事,《地球大炮》和《赡养人类》中是穿插和倒叙手法,《光荣与梦想》则有意识流的影子,更具现代主义色彩。

在生活中,刘慈欣是长跑选手,在科幻文学上他也更适合长篇小说的创作。在写作中短篇小说的同时,他的长篇创作也在同时进行着,只是科幻长篇的出版更多取决于市场,需要等待出版机会。2000年,在调整了创作方向后,刘慈欣写出了《球状闪电》的初稿,这是他在长篇小说中第一次同现实产生关联。这部作品的创作中,他已显露出不满足于在西方科幻小说创造的世界中演绎故事的雄心。即使还不具备创造中国的科幻世界的的能力,那就先创造一个中国的科幻物体,于是就有了“球状闪电”这样一个非人的科幻形象,并将其置于小说的核心。这同以人物为核心的主流文学已经各自踏上了分岔的小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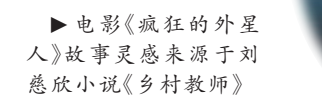
在2000年,除了《球状闪电》,他还完成了一部小长篇《魔鬼积木》,对刚起步的基因技术予以关注。这部作品不太被人提及,最终以儿童文学形式出版的,其内容却相当超前。2001年,因为有了出版长篇小说的机会,他对自己十年前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超新星纪元》进行了大的修改,前后五易其稿,于2003年出版。虽然划归为儿童文学作品,但其内涵和想象远远超出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,是刘慈欣早期最满意的作品。也许当时儿童文学更有市场,而科幻和儿童文学又有某种天然的联系,刘慈欣接着在2003年创作了一部科幻童话《白垩纪往事》,主人公是恐龙和蚂蚁,却蕴含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,使作品的思想性远超童话范畴。2004年,刘慈欣完成了《球状闪电》的修改并出版,此时他的思想和技法更加成熟,最终《球状闪电》完成度非常好,现在称为“三体前传”。



▲电视剧《三体》中的“良湖加速器”



▲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创下票房佳绩



►电影《疯狂的外星人》故事灵感来源于刘慈欣小说《乡村教师》

理想的构建

刘慈欣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创作中,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,那就是2005年。这一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《赡养人类》后,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告一段落,全力进入《三体》系列的创作中。经过前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多部长篇小说的实践探索,刘慈欣自身已经具备了写出代表作品的功力,他也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稳定的读者群。科幻长篇小说出版市场转暖,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也有意打造中国科幻基石丛书,以实现科幻从杂志到畅销书的转型。内外部条件已经成熟,创作一部重量级系列科幻作品的时机已然来临。

在《三体》系列中,刘慈欣开始构建自己的科幻理想,要创造属于自己的、中国的科幻世界。这个世界一定要有地外文明,刘慈欣很自然地联想到三体星系。在天文学上,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系是4.5光年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,它经常出现在科幻作品中,在刘慈欣的《超新星纪元》和《流浪地球》中也出现过,它本身就是一个三星系统。在天文学物理学上,三体质量相当的恒星系构成一个混沌系统,这个系统极不稳定,科学家、数学家们经过多年的探求,确定了三体问题无解。这样的系统不大

现象级传播

实际上,刘慈欣的科幻历程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,即准备阶段、创作阶段和传播阶段,三个阶段均能以十年划分。2010年创作完成《三体》三部曲《死神永生》后,刘慈欣的作品体系已经相对完整,涵盖了中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代表作和文论。在此后的十年,则是进入传播领域的十年。

“我毫不怀疑,这个人单枪匹马,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。”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对刘慈欣的这个论断传播最广,很多人引用。严锋做这个论断是在2009年初,《黑暗森林》出版后,那时《三体》系列还没有全部完成。这显然是文学评论史上成功的预言,此后,刘慈欣作品的获奖和畅销得以充分印证。

科幻文学是一种更适用于画面呈现的类型文学,科幻电影本身也是电影中重要的类别。科幻电影的制作体现着一个国家电影业的整体工业化水平,需要技术的积累和突破。中国科幻界一直致力于科幻产业链的建设,推进科幻利润中心从畅销书向电影转化,电影界也在做着拍摄科幻电影的探索。经过艰苦的努力,根据刘慈欣中篇小说《流浪地球》改编的同名科幻电影在2019年春节档上映,一举创造了46亿的票房佳绩,并夺得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。2023年春节,《流浪地球II》再度掀起科幻热潮,斩获40亿票房。《流浪地球》系列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代名词,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辉煌征程。刘慈欣的科幻历程阐释了这样的宇宙公理:宇宙是希望和不竭源泉,一个人一定要仰望星空,人类只有在对宇宙的探索中,才能寻找到永恒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)

寻找诗和远方

高海平

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在今年4月举行的2019—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颁奖晚会上,我作为获奖作者代表发言,其中说道:“诗和远方是我的执念,我将坚持正确的方向进行创作。”其实,“诗和远方”在每个人的心目中,理解是不一样的。

大众对诗和远方的理解多是走出脚下生存的这块土地,到外面的世界看看。诗,是一种诗意,一种美好的向往。寻找这种诗意和美好的状态,需要去远方,远方有这样的东西存在。所以一旦有了时间,有了闲钱,背着包出发。

作为写作的人来说,对诗和远方另有理解。这里的“诗”就是作品,包括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。远方是与脚下土地相对而产生的,故乡以远就是远方。为什么会远方产生向往呢?远方与脚下的土地拉开了距离,距离产生美,这是从美学角度理解。还有,远方的山、水、一草一木,与你生活的地方有所不同,尤其是人文历史、文化,与你熟悉的土地上的不一样,会产生心理上的反差,形成强烈的撞击,从而产生了诗,产生了文学。

我常常行走在故乡以外的地方,那里称为远方,比如西北大漠、青藏高原、内蒙古草原,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,遍地砂砾、红柳、芨芨草,一眼望不到边的漫漫黄沙,让人产生一种孤独感;雪域高原的山,多在7000米以上,宛然众神列坐,不怒自威;草原的绿把你融化了;还有碧蓝如玉的海子、湖泊,都是我的故乡没有的,心中产生巨大的震撼是自然而然的。这些事物进入自己的文章必然会产生一种冲击,就像平静的生活激起一波微澜。我的很多有关行走的散文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远方是一个相对的概念,自己寻找的远方,恰恰又是别人的故乡。那一年,我站在茫茫大漠上,有一种孤独感和无助感,刚好身边有一位来自大漠的青年,他滔滔不绝地讲他家乡的故事。我所陌生的,正是他所熟悉的。他大学毕业后能留到沿海城市工作,结果还是选



沙漠红柳

重新打量语言

宁肯

有的地方词语需要反复地改,原地打转儿,甚至打一天转儿、数天转儿,因为这地方是后面前进的发动机。虽然写的是这里,但同时瞄的是后面,因此,这里越坚实、越密、不露痕迹,有越多的只可感不可说清的语言密码,后面的叙事越会浩浩汤汤、顺风顺水。如果后面写得不顺,一定是前面的问题,是发动机的问题。这样的“发动机”在长篇小说中不止一处。而实情是,现代小说逻辑性超越形象性,故事逻辑不必说了,语言逻辑更是如此。然而语言逻辑性又并非语言的问题,而在于思维逻辑、洞察逻辑、总结逻辑、心理逻辑,在于隐喻、指涉、溢出、变形诸逻辑,又都体现为语言逻辑。哲学都有一个语言学转向问题,文学是否也该重新打量语言?

许多东西都在语言的缝隙里。这些缝隙很容易忽略,因为语言特别是口语通常是流动的、贯口的,且被主要意思(表面意思)统摄,所谓快速写作就是这样。讲故事时这样的快速语言没问题,若讲精神、心理、微妙、精确,口语或贯口是不行的,因为精神性的语言不在语言表面,在语言缝隙中,必须停下,深入,像微生物学家一样探究。词语如焦距,有时总对不准,如何调整那些重影、模糊、溢出?没便捷办法,没有自动调焦,只能手动,一个思路一个思路地调,一个词一个句子地调。有时思路不对但句子对,这就非常麻烦;有时思路对但句子不对也麻烦。唯有思路、句子、词都对,才是最佳像素。

一家之言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